

著名劇戲界世

鬥爭

著 綏 華 斯 爾 高
譯 邦 煥 謝



行印局書明啟

爭 鬥

Strife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二	角
原 著 者		J. Galsworthy	
譯 述 者		謝 煥 邦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256

前言

謝公俠
炳文

今年該是話劇年了吧。

好些人都是這麼說，想來也並不是憑空武斷的。從去年年底以來，話劇運動開始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戲劇工作新的集團一天多似一天，尤其因為賽金花、雷雨等，搬上了上海著名的幾家大戲院的舞臺，於是這一運動在市民羣衆中也得到了熱烈的反響。

無疑的，話劇運動在今年還要更廣泛的發展下去。這是有着客觀的社會底因素的。第一，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深刻化，國防文學運動必需利用戲劇這一武器來發揮宣傳，鼓動，與組織的作用，而收得最直接的效果；第二，話劇的重要性，已經不僅爲少數愛好文藝者所理解，現在連官廳與教育機關也在設法利用戲劇了；第三，近年劇作家的努力，有了很大收獲作品的水準也相當提高了，當然這是跟國產電影的發展，有着密切聯繫的。

啓明書局爲着適應社會的需要，在這一戲劇運動中也想來湊湊熱鬧，於是乎就決定刊印一

套世界戲劇名著，並且委託我們主編。發刊的動機，原是很簡單的。

現在，我們已經印就的，有高爾基的深淵，戈果理的巡按，霍普特曼的沉鐘，易卜生的挪拉，羅曼羅蘭的愛與死之角逐，奧斯托拉斯基的雷雨，奧尼爾的月明之夜，斯特林堡的父親，蕭伯納的人與超人高爾斯華綏的爭鬪，王爾德的沙樂美及少奶奶的扇子。以後還打算陸續增加，因此，現在不能確定多少種數。

我們相信這些劇本，都是世界早有定評的最優秀的巨著。其中有些已經有過中譯本，有的是沒有過的。但我們一律都加以細心的校閱，譯者也都是竭盡了心力幹的。這兩點我們覺得可以聊爲自慰。祇是在印刷與裝釘方面，我們感到很大的缺憾；然而這是爲着經濟的限制，而且爲求普及化與大衆化，暫時也還無可奈何的。

最後，對於這一集叢書的發刊，我們不想有什麼奢望，但願它在目前的戲劇運動中，能够作爲一種他山之石，供給戲劇工作者當作小小的參考，那就心滿意足了。

小引

英國現代著名社會劇作家高爾斯華綏 (John Galsworthy) 生於一八六七年，卒於一九三三年。他的作品在國內已有不少譯本，諸如銀匣、法網，都是早已介紹過來的了。所以，他對於國內讀者，已經很相熟識，用不着我來嘮叨了。

這裏要說明幾句的，全是關於爭鬭本身的話。

爭鬭是一部勞動問題的劇本。全書表現二十世紀初期勞資衝突的實際，雖然劇本的故事祇是敘述一個罷工事件，但仔細研究起來，劇本的題目實在是在全世界過去的勞資衝突的整個表現，以及整個罷工時代各方面的心理分析。同時，在爭鬭裏面作者高爾斯華綏關於勞動問題的主張，我們也可以獲得一個大概了。作者的主意是在說明趨於極端的工廠董事安沙尼如何地歸於失敗，同時趨於極端左傾的工人首領勞勃芝也如何地歸於失敗，而最後的勝利則歸於改良主義的黃色工會領袖哈尼斯。很顯明的，這是社會民主黨的思想，完全充滿着改良主義的色彩。這種思想，不消說，現在已經由工人階級底英勇的堅持的鬥爭及其勝利，加以擊破而瀕於沒落了。

但是，我們應當知道高爾斯華綏並不是一個革命的作家，他之所以推崇改良主義者，實由於他自己所出身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所決定，企圖把調和的英國民族特性應用於戲劇中罷了。

不過，誰要是讀過爭鬭，誰都會感到它的時代的永久價值是不能泯滅的。我們可以從這部戲劇裏看到二十世紀初期英國工人階級的組織，雖是非常懈怠，但是工人們果敢的沉毅的戰鬥精神，卻非常煥發而飽

們的失敗原因，正是因為資本家把罷工時間延長，用饑餓、內奸種種的詭計來分化工人內部及其家庭，致使他們終竟不得不屈服於饑餓凍餒的鞭笞之下。作者雖處處企圖說明他自己的改良主義的勝利，而結果卻適得其反，因為作者把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及其頑固和工人方面的苦痛情形，完全揭發無遺，使我們於不知不覺之間，便同情工人，而憎恨資本家，同時對於調和的妥協的黃色工會——其實是罷工的破壞者，也生起一種厭惡之心了。

在技巧上說，作者是非常熟練而且成功的。他的戲劇的結構，非常緊嚴，對於人物的心理與行動的分析，也是極其精到。作者筆下的人物不但生動異常，而每個人物登場時的外象的形容，也細緻得很，具有極濃厚的小說中人物描寫的風趣。我們祇要看他描寫工人首領勞勃芝的慷慨激昂，工廠董事長的老奸巨滑，以及工會代表哈尼斯的奸詐虛偽，仰鼻息於工廠董事的情形，都要拍案叫絕了。其他關於種種特殊的結構，以及生動的對話，凡是讀過他的銀匣和法網的，都是很能領略的。

總之，爭鬪在意識上，思想上，是不足取的，不過在技巧上，卻值得我們迴環誦讀，大可學習的。

謝煥邦記於滬寓風雨樓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劇中人物

約翰·安沙尼 德蘭納泰鉛鐵皮廠董事長

愛德嘉·安沙尼

他的兒子

富德立克·旦·淮爾特

韋廉·斯堪得貝

奧烈伏·汪克林

該廠董事

亨利·覃契 該廠秘書

法郎歇斯·恩特吾 工學士

該廠經理

西蒙·哈尼斯 工會職員

大衛·勞勃芝

詹護斯·格林

約翰·布耳根 職工委員

亨利·湯麥斯

喬治·羅斯

亨利·羅斯

路易士

耶哥

伊文斯

鐵匠

大維斯

紅髮青年

卜郎

福勞斯得 約翰·安沙尼之侍役，

安納德·恩特吾 法郎歇斯·恩特吾之妻，約翰·

安沙尼之女

安妮·勞勃芝 大衛·勞勃芝之妻

梅其·湯麥斯 亨利·湯麥斯之女

羅斯夫人 喬治與亨利之母

布耳根夫人 約翰·布耳根之妻

姚夫人 工人之妻

恩特吾家裏的一個婢女

揚 梅其之弟，十歲的兒童

罷工羣衆

佈景

第一幕 經理寓邸的餐室

第二幕

第一場 紅場附近勞勃芝小屋裏的灶間

第二場 工場外面的空地

第三幕 經理寓邸的餐室

情節發生於二月七日正午至午后六點的時間內，在英格蘭與威爾斯交界的德蘭納泰鉛鐵皮廠附近，那冬天，當地正進行着一個罷工。

第一幕

時間是正午。在恩特吾寓邸的餐室裏，燦爛的爐火正在燃燒着。火爐的一邊是通到會客室去的雙扇門，另一邊的門通達走廊。室中央放了一張沒有遮布的長餐檯，作爲會議桌之用。在首席，主席的座位上，坐着約翰·安沙尼，一個老人，魁梧的體格，修刮得很光潔，束着高領，有簪密的白髮和濃而黑的眉毛。他的動作雖稍嫌弛緩衰弱，但他的雙眼卻非常生動。他的旁邊放着一杯水。他的右邊坐着他的兒子愛德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生有一副真摯的臉容，正在那裏讀報。坐在他的次席的是汪克林，這人有凸上的眉毛，銀色光澤的頭髮，正屈身於謄寫紙之上。祕書覃契是個短小的，稍帶卑遜而神經質的人，有鬚髥，站在那裏幫助汪克林做事。汪克林的右邊坐着經，經是個沉靜的人，有長而僵直的下顎，犀利的眼睛。背着火爐坐的是斯堪得貝，一個

極其肥碩，蒼白而且好睡的人，他有灰色的頭髮，而大半卻已經禿了。在他和主席之間，有兩個空席。

淮爾特（瘦削，慘白，喋喋訴着苦，生有垂下的灰色鬚髥，此刻立在火爐前面）我說，這火真像是惡魔！
覃契可以給我弄個屏幃來嗎？

斯堪得貝 屏幃，很好！

覃契 的確，淮爾特先生。（他瞧一瞧恩特吾）那是

——也許經理的——也許恩特吾先生的——

斯堪得貝 恩特吾府上的這些火爐——

恩特吾（放下研究着的某種文件，立起身來）屏

幃嗎？很好，對不起。（帶着微笑走出門去）我們這

兒近頃倒決沒有嫌火太多的事情。

（他說話時，牙齒咬着煙斗，緩慢地，譏刺地。）

淮爾特（帶着受創的口吻）你是說工人們吧。哼！

（恩特吾出去了。）

斯堪得貝 可憐見的！

淮爾特 這是他們自作孽，斯堪得貝。

愛德嘉（拿出他的報紙）據德蘭納泰新聞所載，工人們非常困苦。

淮爾特 啊，那鬼東西！給汪克林瞧一瞧吧。恰正是和他的急進論相一致的。我想，他們把我們稱做怪物呢，那撈什子的編輯該槍斃才行。

愛德嘉（讀報）『苟彼等安坐靠椅而統制德蘭納泰鐵皮廠之尊貴董事先生，果能惠然屈駕，親身一睹此次罷工中工人羣衆之一般情況——』

淮爾特 是的，我們已經來了。

愛德嘉（繼續讀）『吾不信即以彼等之狠心狗肺，亦仍無動於中者。』（汪克林向他取報紙）

淮爾特 惡棍！我知道那傢伙是不值一文錢的；誰跟他意見不合的，他就像一個拖鼻涕的無賴小子那樣破口漫罵。

（安沙尼說了一些聽不清的話）

淮爾特 你父親說些什麼？

愛德嘉 他說『罐頭對壺子』（註）

註『罐頭對壺子』（Kettle and Pot）是一句成

語，意即魔鬼與罪戾，不必相咎也。

淮爾特 哈哈！（他在斯堪得貝的次席坐下）

斯堪得貝（扇着兩頰）假如得不到屏幃，我準會燒滾了。

（恩特吾與安納德拿着屏幃進來，隨即放在火爐前面。安納德是一高個子，她有着小的堅毅的臉，年齡廿八歲。）

安納德 法郎克，再放擺一點吧。淮爾特先生，那樣行嗎？這是我們家裏頂高的屏幃了。

淮爾特 多謝，多謝，再好沒有。

斯堪得貝（掉轉頭來，吐出歡悅的嘆聲）啊啊！對不起，太太！

安納德 爸爸，你有什麼旁的需要的嗎？（安沙尼搖搖頭）愛德嘉，要什麼嗎？

愛德嘉 老姑娘，請你給我一個『J』字筆尖吧？安納德 在斯堪得貝先生邊頭放有一些。

斯堪得貝（遞上一小盒筆尖）哎呀！令兄還用『J』字筆頭。那末經理先生用的是什麼呢？（極

其恭維）恩特吾夫人，你丈夫用什麼呀？

恩特吾 鵝毛筆。

斯堪得貝 鵝的國產品。（他取出幾枝鵝毛筆來）

恩特吾 （淡然）謝謝，如果你能省下一枝給我。（他受領了一枝）安納得，午餐怎麼樣？

安納德 （在雙扇門那邊停步，掉轉頭來返顧）我們就在這兒會客室裏吃吧，所以你們開會不用急忙。

（汪克林與淮爾特領首，安納德退場）

斯堪得貝 （突然地，驚惶着自己）啊！午餐！那飯店——可怕可怕！昨晚你嘗試過那白魚嗎？全是油煎的肥貨！

淮爾特 十二點過了！覃契，你還不把會議紀錄讀一下嗎？

覃契 （徵求主席的同意，一面以迅速的單調的聲音宣讀）『董事會一月三十一日召集於倫敦市中央東部甘濃街五百十二號本廠事務所出席者：主席安沙尼，及汪克林，章廉，斯堪得貝，奧烈伏，汪克林與愛德嘉，安沙尼諸先生。朗

讀本廠經理關於一月二十日，廿三日，廿五日及廿八日各件來函。朗讀一月廿一日，廿四日，廿六日及廿九日致經理之覆信。朗讀總工會西蒙·哈尼斯氏要求與董事會晤談之來函。朗讀職工委員會由大衛·勞勃芝，詹謨斯·格林，約翰·布爾金，亨利湯麥斯及喬治·羅斯等簽署，希望與董事會商議之來函。嗣經決定於二月七日在經理寓邸舉行董事會臨時會議，以便討論與西蒙·哈尼斯氏及職工委員有關事項。通過讓售書十二份，簽名並蓋印證書九份及收支對照表一摺。』

（他把會議錄呈交董事長）

安沙尼 （以沉重的歎息）倘若你喜歡，我就照例簽字吧。

（他艱難地移動着筆簽下名來）

汪克林 覃契，工會玩的是什麼把戲？他們不會跟工人分裂哩。哈尼斯這次幹嗎要來會見呢？

覃契 先生，我想，他是希望着我們廠方讓步一點來的。今天下午他要和工人開一次會。

淮爾特 哈尼斯！唉！他是一個冷血冷腦的傢伙！我不

信任他們。我不懂直到現在我們曾否幹過一樁錯事。工人們什麼時候才到這兒來呢？

恩特吾 馬上就來了。

淮爾特 噢，要是我們沒有準備好，那他們就得等着

——他們的腳跟兒凍一下沒有什麼損害的罷。

斯堪得貝 （施緩地）怪可憐的！天在下雪呢。什麼

樣的天氣呀！

恩特吾 （故意慢吞吞的）這房子在他們，是今年

冬天最溫暖的地方哩。

淮爾特 哦，我希望我們能快些解決這件事，好使我

趕上六點半那班火車。明天我一定要陪我妻子往

西班牙去。（喋喋不休）一八六九年我的老爹，工

廠裏發生了一次罷工，恰巧也是現在這樣的一個

二月時節。他們企圖把他槍殺。

汪克林 什麼是在禁獵期嗎？

淮爾特 當時在喬治年代對於雇主也還沒有禁獵

期！這回事情他上辦公處去的當兒，袋子裏老是放

着一枝手槍的。

斯堪得貝 （稍感驚懼）當真是這樣嗎？

淮爾特 （肯定地）結果他打壞了他們中間一個

的腿子。

斯堪得貝 （不禁摸摸自己的大腿）真的嗎？老天

保佑！

安沙尼 （端起議事日程）讓我們考慮董事會對

於這次罷工的方針吧。

（暫時沉靜）

淮爾特 就是這個猙獰的三角決鬪——工會，工人，

和我們。

汪克林 我沒有考慮工會之必要。

淮爾特 照我的經驗，你要是常常顧到工會，就縱壞

了他們！若是工會真的像現在似地拒絕給工人以

援助，那末他們為什麼總是允許工人們罷工呢？

愛德嘉 那樣的事已經屢見不鮮了。

淮爾特 是的，我從來就不了解這個！這是我覺得不

可解的。他們說工程師和火夫的要求過分——的

確過分——但是那樣也不足以表明工會拒絕援助工人的這裏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恩特吾 恐怕引起哈卜爾和丁尼惠廠的同盟罷工啦。

淮爾特 （帶着勝利的神情）害怕其他的罷工——那倒是個理由爲什麼我們以前不知道這消息？

恩特吾 你早該知道啦。

覃契 先生那天開董事會你沒有出席。

斯堪得貝 工人們該覺悟到要是工會拋棄了他們，他們就毫無機會了。這真是發瘋呀。

恩特吾 那都是爲了勞勃芝！

淮爾特 正是我們的幸運呢，工人們找了勞勃芝那麼一個昏狂的煽動家去當他們的首領。

（間歇）

汪克林 （瞧瞧安沙尼）喂？

淮爾特 （喧擾地插嘴）這是通常的一種騷動。我不滿意我們現在的狀態，我不能滿意我在許久以前便是這麼說的。（瞧瞧汪克林）當汪克林同我

在聖誕節以前來到這裏時，工人們似乎一定會屈服的。恩特吾，你也以爲這樣哩。

恩特吾 不錯。

淮爾特 可是他們並沒有屈服！現在，我們是愈弄愈糟了——失去了許多顧客——股票正在跌價！

斯堪得貝 （搖頭）嘸嘸！

汪克林 覃契，這次罷工我們已經損失了多少？

覃契 先生，五萬鎊以上了！

斯堪得貝 （痛心）你別再提起啦！

淮爾特 我們決不能挽回這些損失！

覃契 不能，先生。

淮爾特 誰想到工人們這樣頑強地堅持到底的！

——誰也料不到那一着。（憤怒地望着覃契）

斯堪得貝 （搖頭）我一向不喜歡爭鬧——以後

也決不喜歡。

安沙尼 我們不能屈服（全體向他注視）

淮爾特 誰想屈服呢？（安沙尼有看他）我——我

是主張合理的行動。當十二月裏工人們派遣勞勃

「芝來董事會的當兒——那正是個合宜的時間。我們應當遷就他一些；然而，董事長——（碰到安沙尼的視線便俯下眼睛）——卻不——我們砍掉了他的腦殼。其實當時我們祇須用小小一點兒策略，便可以說服他們啦。」

安沙尼 妥協不行！

淮爾特 情形是這樣的！此番罷工，自去年十月以來一直延續到現在了，而目據我看來，也許會再宕下六個月。到那時，我們一定要更陷於窮途，現在唯一的安慰是工人們比我們的情形更糟糕些！

愛德嘉 （問恩特吾）法朗克，他們實際上是怎樣一種情況？

恩特吾 （沒有表情）壞極了！

淮爾特 可是，世界上有誰能料想他們沒有獲得旁人的援助竟如此堅持呢？

恩特吾 祇有那些知道他們的人。

淮爾特 誰知道他們的誰就是傻瓜那末，鉛鐵怎樣了啦？價格一天高似一天。要是我們能够開工的話，

就可以在最高的市面上履行以前的許多合同啦。

汪克林 董事長，你對於那個有何高見？

安沙尼 那不行！

淮爾特 啊，我們不要分紅利了！

斯堪得貝 （着重地）我們應當顧及股東的利益。

（難堪地掉轉頭來）董事長，我說我們應當顧及股東的利益。

（安沙尼喃喃地說了些話）

斯堪得貝 說什麼？

覃契 董事長說他正在顧慮你的事情。

斯堪得貝 （感到麻痺）好說風涼話！

淮爾特 這不是開玩笑的！我不能忍耐幾年下去沒有分紅利，即使董事長喜歡的話。我們不能把公司的繁榮當作兒戲呵。

愛德嘉 （稍感羞澀地）我想我們應當考慮到工人們的身上。

（除安沙尼外，人人感覺不安，如坐針氈。）

斯堪得貝 （太息）我們不能想着我們私人的情

感，少爺。那是絕對不行的。

愛德嘉（譏刺地）我不是想着我們的情感。我是想着工人們的情感。

淮爾特 講到那點——我們卻不能不記住自己是實業家呢。

汪克林 那沒有多大困難。

愛德嘉 不顧人們一切困苦，把事情弄到這步田地，完全是必要的——那真是——真是殘酷呵。

（誰也沒有開口，彷彿愛德嘉暴露了一樁短處，使誰也不能承認去尊重他的自尊心這回事。）

汪克林（帶着譏嘲的微笑）我想不必把我們的方針置之於所謂人情這種奢侈之上吧。

愛德嘉 我對於現在的狀態覺得很不愉快。

安沙尼 我們不是來吵架的呢。

愛德嘉 老爺，我知道那點，不過我們確實是太過火了。

安沙尼 不，不。（大家面面相覷）

汪克林 董事長，所謂奢侈倒是另一問題，但我們必

須探究現在我們在幹些什麼。

安沙尼 你得知道，對工人們作了一次讓步，那以後便永無止境哪。

汪克林 一點不錯，但是——

（安沙尼搖搖頭）你可把它當做磐石主義的問題啦？（安沙尼點頭）這也是奢侈呀，董事長！

股票已經跌至票價以下了。

淮爾特 對啦，要是下次紅利也沒分，它們準會跌至半價呢。

斯堪得貝（驚愕）好說！好說！不會那麼壞的。

淮爾特（淡然）你等着瞧！（伸前諦聽安沙尼講話）我聽不到——

覃契（躊躇地）先生，董事長說！『Joie que—que

—devra—』（註一）

註一：這是句不成義的話。

愛德嘉（尖銳地）我父親說：『做我們該做的事——不管事情成敗與否。』

淮爾特 嘻嘻。

斯堪得貝（舉起兩手）董事長是個斯多葛派（Stoic）（註一）——我向來總說董事長是斯多葛派。

註二：崇奉希臘哲學家 Zeno 學說，不以苦樂為意之力行者。

淮爾特 那對於我們有不少的好處呢。

汪克林（優雅地）真的，董事長為着一個主義——你將讓我們自己的船沉沒嗎？

安沙尼 她沉不了的。

斯堪得貝（驚愕）我希望它當我在董事會裏面時不要沉沒。（註三）

註三：此語雙關，亦可譯作『……我乘在船上時不要沉吧。』

安沙尼（映眼）好一隻老鼠，斯堪得貝！

斯堪得貝 怎麼，一個人兒！

安沙尼 我曾經常常跟工人們作戰；從來我就沒有敗過。

汪克林 在理論上我們是贊成你的，董事長。可是我

們並非全是生鐵鑄成的。

安沙尼 我們唯有堅持到底才行。

淮爾特（起身走到火旁）那末我們只能加速地走向破滅！

安沙尼 吃敗仗倒不如破滅的好。

淮爾特（暴躁地）那許是合你的心地，先生，可是它不逞我的意思，或是其他旁的人，我想。

（安沙尼瞧瞧他的臉——沈默）

愛德嘉 我不懂我們將要怎麼結局，如果照這樣繼續下去，叫工人們的妻子和家屬挨餓。

（淮爾特急速地轉向火的那一面，同時斯堪得貝則揮手表示推翻此項意見。）

汪克林 我怕這未免太過多情了一些呢。

愛德嘉 你以為，實業家可以無禮對人嗎？

淮爾特 再沒有人比我更同情工人們的，但是倘若他們（譏刺自己）老是那麼頑強的話，那我們是無能為力的；我們光是照拂我們自己和股東，還嫌自顧不暇哩。

愛德嘉（激憤地）股東沒有分配一二次紅利是死不了的；我總不懂那便是我們挖苦工人的理由。

斯堪得貝（頗爲不安）少爺，你把你的紅利看得

這麼輕；我不知道我們站的是什麼立場。

淮爾特這裏祇有一個正確的看法，我們不能讓這個罷工繼續宕下去而毀滅我們自己。

安沙尼屈服是不行的！

斯堪得貝（做着絕望的姿勢）瞧一瞧他哪！

（安沙尼靠到椅上。他們都向他凝視。）

淮爾特（回到他的座位）好的，倘若董事長就是

那個高見，那末我祇能說，我不懂我們究竟幹嗎到這兒來的。

安沙尼爲的要告訴工人們：我們不能向他們作任

何讓步——（淡然）他們不信這個，除非等他們聽了我們的明白的英國話。

淮爾特 唔唔！那不要叫他大驚小怪嗎，倘若那野蠻的勞勃芝對於我們來到這裏並不作如是想的話，我最憎惡一個人作不平之鳴。

愛德嘉（憤懣地）我們對於他的新發明確是沒有給他酬勞。當時我便這麼說的。

淮爾特 我們付過他五百鎊，三年之後又給他兩百鎊紅利。要是那還說不足，到究他要怎樣的好處呢？

單契（惋惜似地）公司從他的頭腦上賺了十一萬鎊！可是付給他的是七百鎊——他就是這麼說法，先生。

淮爾特 他是個十足的煽動家！不錯，我是憎惡工會的。但現在我們既有哈尼斯來到這兒，就讓他去調停整個事件吧。

安沙尼 不行（大家向他凝視）

恩特吾 勞勃芝不能讓工友們贊同那個的。斯堪得貝 傷心病狂！傷心病狂！

淮爾特（瞧着安沙尼）而且不止一個呢！

（福勞斯得自走廊入）

福勞斯得（向安沙尼）從工會來的那位哈尼斯先生，在外邊候着，老爺。工人們也到來了，老爺。

（安沙尼點頭。恩特吾跑到門口，帶着哈尼斯進